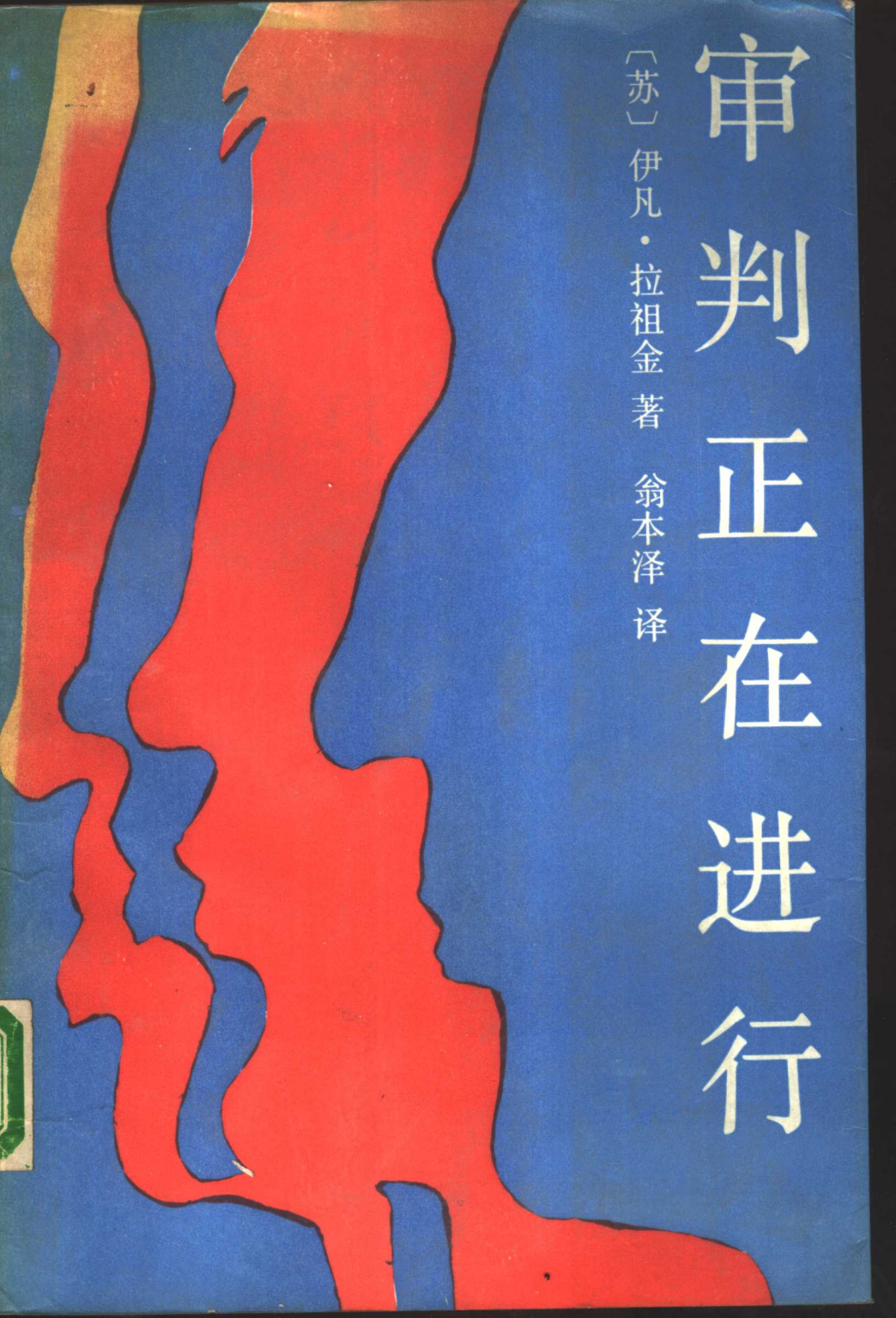


审判正在进行

〔苏〕伊凡·拉祖金著 翁本泽译



审判正在进行

〔苏〕伊凡·拉祖金 著

翁本泽 译

法 律 出 版 社

审判正在进行

〔苏〕伊凡·拉祖金 著
翁本泽 译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875印张 316,000字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000

ISBN 7-5036-0216-3 / I·10

书号10004·031 定价2.25元

主要人物表

- 德米特里·格奥尔基耶维奇·沙德林—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生，
毕业后任莫斯科H区检察院
侦查员
- 奥丽加·彼得罗芙娜·施柯尔尼科娃——德米特里的未婚妻，百货
商店出纳员
- 戈尔捷·尼卡诺罗维奇·巴杜尔林诺夫——外科教授
- 李丽安娜·彼得罗芙娜·梅尔察洛娃——外科教授的外孙女，百货
商店商品检查员
- 阿列克谢·谢尔盖耶维奇·巴尔久科夫——侦查组长
- 克谢诺封特·彼得罗维奇·瓦拉拉莫夫——莫斯科市检察院侦查处
长
- 尼古拉·戈尔杰耶维奇·波格丹诺夫——区检察长，贪污盗窃分子
阿努罗夫的连襟
- 娜塔丽雅·安德列耶芙娜·维琴斯卡雅——精神病学教授
- 阿努罗夫——莫斯科百货商店经理，贪污盗窃集团首犯
- 巴朗诺夫——贪污盗窃集团成员，假装精神病患者
- 弗里德曼——贪污盗窃集团成员
- 沙拉波夫——贪污盗窃集团成员
- 拉依莎·巴甫洛夫娜·阿努罗娃——阿努罗夫的妻子
- 弗拉基米尔·波里索维奇——阿努罗夫的儿子
- 莲娜·波里索芙娜——阿努罗夫的女儿
- 瓦伦丁·叶拉斯托维奇·基尔巴依——区公安局长

第一部

痛……左胸一会儿是令人发寒的隐痛，一会儿又象火烧得一样叫人受不了。德米特里·沙德林觉得，只要他翻身稍微猛一点，他就完蛋了。他丝毫不动地躺着，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叫喊起来。沙德林在维斯拉河^①畔和敌人肉搏时受过重伤——主动脉严重损伤，这件事他一直瞒着亲友。

人大概就是这样：伤风咳嗽、头痛发烧，他会逢人就说，可是如果他得了不治之症，他就只有一个想法——不能让人家知道他的疾病，免得人家婆婆妈妈地作无济于事的怜悯。

阴沉、灰暗的二月。浑浊的水滴从窗台上滴到盖在沙德林身上的棉被上。房间里，沿着墙壁放着六张单人床，床上的被褥显得很整齐——早上大学生们顾不得整理内务，因为上课迟到，系主任就要取消他们的奖学金。

沙德林慢慢地抬起手，看了看手表。十二点，同学们就要下课回来了。

心脏紧张地跳动着。很想吸烟。沙德林伸手从烟盒里摸出一支香烟。使劲吸了两大口烟，脑袋就昏昏沉沉了。他仰卧着，天花板在眼前浮动。一阵阵软绵绵的热流，在全身涌动。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十分细小的簌簌声。

沙德林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胸口的剧痛渐渐缓解，他觉得软弱无力，连抬一下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战场上的情景，杂乱无章地浮现在脑海里。

^① 在波兰境内。

不知隔壁是谁开了收音机。忧伤、沉着的歌声，把他带到炮火连天的战场。

大雾迷茫，
森林喧嚣，
树林也在倾听，
游击队的冲锋号声……

他忽然想起，昨天在穿过莫霍夫大街时，看见坐在残废人轮椅上的一个没有腿的人。沙德林觉得这人有点面熟，情不自禁地站了下来，察看着这个残废人严峻的面庞，心里问自己：“什么地方……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他？”可是绿色信号灯亮了，三轮小车随着成群的汽车向前移动。

这张面孔跟随了他一整天。“难道是查戈罗德纽克？难道是他？”

顷刻之间眼前又浮现出另一景象：军医院。在等待主任医师会诊的时候，沙德林从门缝里看见一位头发斑白的外科医生。这位外科军医在回答他的助手、青年助教提出的问题时，生气地嘟哝了一声：

“沙德林可要带着这个动脉瘤过一辈子呢。”

助教向教授投去疑问的眼光。

“患这一疾病的人是活不长久的，伊凡·尼古拉耶维奇。”

“那要看他的造化啰，三年，四年，也许能拖上十年。”

在军医院里偶然听见的这一番对话，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。这些年来，沙德林千方百计想忘掉它，或者至少尽量不去想它。可是越要忘掉它，偏偏经常想起它。特别是现在，心绞痛加剧，浑身软弱无力的时候，沙德林不禁暗自思忖：“完啦！……只有几个钟头了……”

此刻，他静静地听着心脏的跳动，好象同自己的心脏交谈似

的，轻声说道：

“难道就这样完啦？难道外科医师的话是正确的？……”

“动脉瘤”这一医学术语，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。最好不要听见这些术语——不要看医学手册，不要过问这一可怕疾病的医学知识。

沙德林小心地向桌子伸过手去，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面小圆镜。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面镜子，宿舍里的同学有什么约会，就对着这面镜子刮胡子。沙德林病态的面颊通红塌陷，眼眶下面的青紫斑显得更加明显了。

淡褐色的长头发，波浪似地披在枕头上。紧闭着的嘴唇好象在指责什么人。从下巴到两鬓，长着板刷般的颊须。头发斑白的外科医生判定的期限快到了，可是沙德林求生的欲望任何时候都未必有此此刻这样强烈。

想念母亲的心情和生命即将结束的痛苦心情交织在一起。沙德林感到可怕。

冬天微弱的阳光，从方形的窗户里照进来，在被烟雾熏得发黄的墙上慢慢爬行。刺耳的电车叫声，载重汽车的喇叭声，工厂的汽笛声，从开着一条缝的气窗里传进来。沙德林有时听见机车拖长声的叫鸣。在这渐渐远去的叫声中，包含着经历过许多痛苦的东西。

“要活一下——去……”于是沙德林回想起自己坐火车回家过暑假的情景。铁轮在脚底下有节奏地响着。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草原。远方有一个小村庄，茅草屋顶，绿色的花园，庭前花圃，飞也似地从窗口掠过……很可能有一位老大爷，坐在庭前花圃的凳子上晒太阳，用手搭起凉棚，望着飞驰而去的列车。成群的孩子跑到紧挨路基的牧场上，对着渐渐远去的车厢挥手。一个光着脚板的女人，肩上扛着打水吊杆，朝水井走去……

“三、四年……也许还能拖上十年。”

有人敲门。沙德林谛听了一下。他不愿此刻有人到他这儿来。敲门声又响了。

“请进！”沙德林轻轻说了一声，又闭上眼睛。

奥丽加走进房间。她的灰色绒披巾上积着雪花。她被冻得脸孔通红，全身都散发着冬天的气息。从披巾下面露出的蓬松头发上，结着珠子般小水珠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彩色的光斑。

奥丽加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德林的床边，好象真怕一脚踩空，或者担心把什么人惊醒似的。她甚至忘了打招呼——沙德林的神色十分可怕。

“你怎么啦，米嘉^①？”

沙德林嘴唇微微一动，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不自然。

“身体不大舒服。”

“你大概发烧吧？”奥丽加把冰冷的手按在沙德林的前额上。

“吃药了吗？”

沙德林微微点了点头，可是一阵剧痛使他的脸变了相，他用手捂住眼睛。

“你们房间里有温度表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沙德林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眼，他的手没有从眼睛上拿开。

奥丽加连忙脱下大衣，把它往床头柜上一丢，就从房间里跑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回来了。

她解开沙德林贴身衬衣的衣领，把冷冰冰的温度表塞到他的腋窝下面：

“要不要去叫医生？”

“不要去叫。”

“天真、可爱的奥丽加！……你以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，就这样不安，当你知道一切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”沙德林心里苦恼地想道，竭力回避奥丽加的目光。

① 德米特里·沙德林的小名。

沉默了几分钟。奥丽加看着沙德林发烧的脸孔，眼窝塌陷的眼睛，感到情况不妙。一年来，她照料过沙德林两次，那时他也是发烧躺在床上，但是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。沙德林的眼光使她格外不安！这是疏远的、隐瞒着某种痛苦的眼光。

沙德林明白，他在发高烧。这是他从奥丽加看温度表时的神情里看出来的。奥丽加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，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使劲甩着温度表，让水银柱下降，然后把温度表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她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声，急急忙忙地穿上外衣。

“你上哪儿？”

奥丽加由于过于匆忙，许久套不进袖管。

沙德林举起手，打了个手势，想叫她不要走，但是奥丽加默默地走出房间。

墙上那块正方形的阳光，快要不见了。再过几分钟，房间里就要没有阳光了。浑浊的水滴，仍旧从窗台上落到棉被上。均匀的水滴使沙德林开始恼火了。他起不了床，无法揩擦一下窗户，这可把他气坏了。

他竖起耳朵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，期待着地板上传来奥丽加敏捷的脚步声。

她反正迟早要知道他的疾病及其不幸的结局——这一想法使他最惶惶不安。也许，正因为这样，他在和她结交的一年中，一直不敢和她过于亲热，免得一旦分手时，使她太痛苦。

对面墙上有一条宽度和手掌差不多的金色阳光。沙德林看着它，心中暗暗预测着：“如果奥丽加回来时房间里这一小块阳光还没有消失，那么就会出现奇迹，一切灾祸全消，如果她来迟了一步，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奇迹，头发斑白的外科教授的预言就要实现……”接着他暗暗祈祷起来：“太阳啊，你走得慢一点吧！……不要让这微小的幻想破灭……”

当房门被推开，奥丽加和校医走进房间的时候，沙德林哆嗦了一下。这就是为人和气、头发早白的女医师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，是深受大学生敬爱的女校医。她不但给学生看病，而且慈母般地关心他们。即使学生不是来请她看病，而是说自己没钱花，记忆力衰退，或者因为营养不良有时心口隐隐作痛，她总是竭尽全力设法解决。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十分清楚配给制的伙食难以满足年青人的需要，下班后她常常去找工会和学校领导，要求给体质差的学生发营养补贴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她还冒着风险让若干名体质较差的学生住进校医室的附设病房，亲自给他们发营养菜。两年前，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也曾建议让沙德林住进病房，便于增加营养，增强体质，但是沙德林婉言谢绝了。

医生给病人诊脉，问他自我感觉怎么样。沙德林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肩膀后面的一个地方，轻声说：

“奥丽加，请你出去一下。”

奥丽加起初不解其意，但她马上意识到，沙德林不但是病人，而且是男人，局促不安起来，默默地走出房间。

当他和医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沙德林又不知从何说起。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口说：

“大夫，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病情告诉过您，看来，现在非说不可了。我病很重……”接着沙德林从容不迫地讲起他如何在进攻华沙时受伤，失去知觉后被救护飞机送到莫斯科军医院，著名的尼古拉耶夫教授给他动了复杂的手术。他还提到教授同助教的谈话。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从沙德林的箱子里拿出病历，快速地看了一下，在医疗组用拉丁文写着结论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对病历上的记载表面上不动声色。她从药箱里取出退热片，立即叫沙德林服药，用潦草笔迹开了住院介绍信。

“这样吧，小伙子，您得住几个星期的院。”

“大夫，您认为世界上有奇迹吗？”沙德林问道，不自然地微微一笑，眼巴巴地注视着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的面部表情。

“您指的是什么奇迹？”

沙德林的嘴角又滑过一丝病态的微笑。

“为什么要让我住院？”

“您发高烧，流行性感冒通常出现的高烧，它对动脉瘤有不良影响。因此……您不得不住几个星期院。那里有医生，他们会护理您，观察您的病情，您很快就会康复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发烧和这……无关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明白，病人最怕说出使他讨厌和可怕的“动脉瘤”这个词，因此不让沙德林说下去。“您患的是伴有发烧的流行性感冒，这对心脏也多少有点影响。”

沙德林用伤心的目光看着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，目光中含有温柔的孩子气。

“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，您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。您说世界上有奇迹吗？”

这个问题的含义和他提出问题时的语气，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是十分清楚的，但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病人疑虑和抑郁感的回答，一时还想不出来。直到她开了药方，把体温表和药瓶放进药箱，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才站起来，温和地微笑着，满有把握地说：

“六年前被称为奇迹的东西，今天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。沙德林同志，这用不着我来说，您是有知识的人，一定很清楚，从前患肺炎和猩红热的人往往死去，现在已经有青霉素和链霉素这样的特效药……因此您的担心是过时的。这该清楚了把！”

未必能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话了。她的回答使沙德林受到鼓舞。

“大夫，我愿意住院，不过我现在起不来。请您告诉我住哪个医院，等同学们下了课，他们会送我去的。”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不让病人讲下去。

“您尽管安心地躺着，尽量少动。卫生员马上就来，什么事情

她都会帮您做的。再过半小时救护车会来接您的。”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又微微一笑。

“她这一笑，医院里的伤病员的伤口就不痛了。”沙德林目送医生出门，心里这样想着。

“出院后到我这里来一趟，让我看看您。”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边说边走出门去。

“老教授的判断真的过时了吗？如果今天外科手术真的比六年前高明多了呢？！”沙德林心里这样想着。

他甚至没有发觉奥丽加是什么时候到床边来的。她的脸色很难看，显出戚戚不安的样子。她好象想问一件什么事情，可又不敢开口。她坐在床头，怎么也搞不清楚沙德林突然之间出了什么事情；他完全处于神经质的兴奋状态之中。他的脸孔通红。

沙德林赞赏无止境地发展着的科学，他认为对于人类，没有解决不了的课题，只有暂时还没有解决的课题，但这也是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的。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出去后过了十分钟，一位穿着白色工作服和打了鞋掌的毡靴的老卫生员走了进来。卫生员直爽地问他什么事情需要她做，沙德林对卫生员道了谢，并且说他什么都不需要，她可以走了。

卫生员出去后过了一会儿，救护车就来了。三个穿白色工作服的人——两男一女——走进房间，带进一股轻微的药的气味。医生按了脉，听了病人的自诉，打了针，朝奥丽加这边看了一下，说：

“他要住院。”

两个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把沙德林放到担架上，象抬死人那样——脚朝前——抬出房间。

奥丽加缩着脑袋，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担架后面。绒披巾从她的头上滑下来，头发披到眼睛上。她的手上拿着一小包沙德林的证件。

在走廊里迎面走来的大学生们纷纷站下来，惴惴不安地看着躺

在担架上的病人，有的人甚至从楼上送到楼下。

担架上的病人被小心翼翼地抬进救护车，奥丽加帮助关上车门。沙德林脸色苍白地躺着，咬着没有血色的嘴唇。

沙德林的样子使奥丽加感到害怕，她不敢和他的眼光相接触，从汽车旁离开了。

救护车令人心惊胆战的汽笛声惊叫起来，院子里、地上卷起雪花，奥丽加发呆地站着。

二

冬天的暮色悄悄降临。电线杆上淡黄色的路灯亮了，看上去它们真象插在雪堆里的大蜡烛。不远处有一个小教堂，那是一百多年前修道士们做礼拜的地方，屋檐上生锈的破铁皮，在风的吹动下噼啪拍地响着。一个女大学生披着短大衣，从一条小路上匆匆忙忙跑进食堂。光秃的白杨树头，一个个的鸦巢象带刺的小帽。铅灰色低矮的天空，沉重地压在寂静下来的校园上空。

这天傍晚，奥丽加在校医室狭小的走廊里坐了一个多小时。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给最后一名病人看完病，正准备离开医务室，奥丽加走了进去。

“大夫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挂过号。我是来……”奥丽加欲言又止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认出奥丽加。

“您是为沙德林的事而来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他生什么病，为什么要叫他住院。”

“请坐。”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指了指椅子。

奥丽加坐下来，双手揉着手帕。

“您是沙德林的什么人？”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和气地问道。

“我是他的……”奥丽加又难以启齿。“我和他是好朋友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答道：

“沙德林的病情很危险。可能要给他做复杂的手术，结果如何，很难预料。”

“也许，需要给他什么帮助？”奥丽加用祈求的眼光看着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，后者忧郁地微微一笑，没有立即作答。

“您这人真怪……您以为医生对病人不及亲友那样关心？真正能做这一复杂手术的人寥寥无几，这倒是个问题。只有巴杜尔林诺夫教授及其学生能做这一手术。”

“巴杜尔林诺夫教授在沙德林住院的那个医院里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……”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脸上愁云密布。“可惜数天前教授外出休假，现在未必在莫斯科。”

“您不是说，巴杜尔林诺夫有学生吗？”

“学生他无疑是有的，不过我再说一遍，这是十分复杂的手术。”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看了看手表，站了起来，奥丽加也站了起来。

“大夫，我浪费了您的时间，请原谅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理解您的心情。耐心等待一下，一切都在今天晚上见分晓。”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忙着要去给宿舍里的学生看病，她和奥丽加一起走出校医室。院子里扬起阵阵干燥的雪。在铁栏杆旁的雪堆上，雪花象一股白烟冲天而起，而在一幢房屋的墙边，它又象喷泉，象阵阵寒鸦那样在狂舞呼啸。可是风一静息，它就立即软绵绵地散落下来。

维拉·尼古拉耶芙娜走进学生宿舍，奥丽加在一条通往大街的小道上站下来，凝视着融合在雪的怀抱里的远方的路灯。她发呆似地站着，直到迎面走来的一个大学生无意中碰了她一下，她才从凝

神中清醒过来。

奥丽加不知道该往何处走。她在积着雪的长椅上坐下来，感到脸上流下两行热泪。

不知从哪一幢楼上传来奥琴斯基^①的波洛涅兹^②舞曲。从大学生俱乐部敞开着的门里，传来快弧步舞曲。

三

自鸣钟咣咣地敲了几下。头发银白的巴杜尔林诺夫教授，仰着头、闭着眼睛坐在壁炉前的转椅上。他的那双又白又长的手，安宁地放在扶手上。旁观者一定会认为，他熟睡着。干燥的松柴在壁炉里燃烧着，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和天花板相接的大书架。

书，书，书……

教授并没有睡着。古老自鸣钟的声音把他带到遥远的年代。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从城里打短工回来，在草原上迷了路。那天晚上也和今天一样，暴风雪在怒号，那声音如怨，如诉，如泣。要不是远方钟楼上的钟声，恐怕那个夜晚已经成为巴杜尔林诺夫的末日——是钟声使他那冻坏了的软弱无力的身体产生了新的力量。他站起来，走了五六步又跌倒，跌倒又爬起，朝着钟响的地方走去。

每当巴杜尔林诺夫坐在壁炉旁听着自鸣钟声的时候，他就回想起那远方的钟声。

百叶窗紧紧关着，窗外暴风雪在怒号。

隔壁房间里传来马尔富莎的咳嗽声，她是给教授料理家务的老

① 奥琴斯基（1765—1833），波兰作曲家。

② 波兰旧式交际舞曲。